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选讲

上编

董瑶瑾瑶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文学选讲 上册 董瑾主编 北京：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陈星烈等编 陈星烈等编

I 22· II 董瑾… III 文学评论 原中国 原20世纪 IV 郭
陈星烈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222 号)

© 2005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世纪中国文学选讲 (上册)

董瑾主编
责任编辑：孙以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编：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6000 发行部电话：010-64496000
网址：http://www.uitp.edu.cn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85mm×260mm 印张：12 千字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陈星烈等编 陈星烈等编
印数：000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前摇摇言

汉语文学是中华民族典雅而高贵的财富，是装备我们精神世界的至关重要的“软件”。在大学本科生中进行高质量的文学教育是构筑他们完整人格的重要一环。

“大学语文”类课程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历史悠久，我们曾编写过多本大学语文教材。此次编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选讲》（上、下册）是适应当下需要的最新总结与展示。

“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范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于1985年首次提出。尽管受到诸多质疑，但这一概念仍然是从整体上观照现代汉语文学的优良视角；对于想初步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状况的入门者来说，更是一个不错的进入角度。“20世纪”这一百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诞生期、发育期，本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内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试图让读者对这一百年的文学有一个脉络清晰的把握，同时又通过阅读作品文本获得美的熏陶。

为方便论述，本书分为四个大的时间段落，即晚清文学（1840~1911年）、五四文学（1911~1949年）、三十年代文学（1937~1949年）、当代文学（1949~1979年）^①。前三个段落编为上册，第四个段落编为下册。每个时间段落里又包括两部分：

（员“概述”部分。对该时间段内的文学发展概况、特点、流派、代表性的文学成果、社会影响力等进行总体性的评介，使读者了解该时段的文学状况。

（圆 主要代表作家的作品。在“概述”之后，选编一些本阶段代表作家的原作（或原作选段）。选编的作品讲究代表性、经典性和影响力。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能从微观方面把握具体作家的创作特点，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在每篇作品后还附有作者简介、作品分析、经典评论、参考资料、思考题等，以辅助读者理解、学习。

作为一本新出版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材，本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试列举如下：

（员 以作品为中心，引导学生大量阅读原著，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感悟力。阅读作品是文学教育的核心环节，教会学生尊重自己阅读作品的第一直觉是培养学生良

^① 为讲述方便，该书某些地方将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称为“20世纪文学（一）”，将三十年代文学称为“20世纪文学（二）”，将当代文学称为“20世纪文学（三）”。

好艺术感悟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教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呈现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目，而无论是每个阶段的“概述”，还是每篇选文后的附属资料、作品分析、思考题，都只是起到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作用，而非某种定论。在选文方面，考虑篇幅限制，尽量少节选，多选完整的作品，以利学生阅读欣赏；考虑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的均衡；考虑文学史地貌的完整，在地位类似的作家里尽量选择有流派、潮流代表性的作家，以单个作家切入一种写作风尚。

（圆 引入最新研究成果，反映最新研究动态。“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范畴因为距离当下时间比较近，还处于不断的筛选和淘洗之中，会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会推翻过去的结论。作为最新出版的教材，有必要和最新的研究动态实现嫁接，因此本书在编选过程中，纳入了不少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将“晚清文学”作为“五四文学”的前奏纳入考察范围，比如对林纾、穆旦、废名等一度被忽视的作家的重视，比如对戴望舒的短诗《萧红墓畔口占》的重视等。

（猿 致力于拓宽学生视野，为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思考平台。附在每篇作品之后的“作品分析”、“经典评论”、“参考资料”、“思考题”都具备开放性，提供了多种视角，引导学生进一步深入探究。在“经典评论”部分，引入了不少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深有研究的海外汉学家的观点，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将他们的观点引入作为参考，有利于学生从多个角度来接近真实，触摸历史。

（源 选文力求有新意，所选篇目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使本教材面目新鲜。“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有许多篇目长期以来被各种选本所忽视或排斥，逸出人们的视野；“在情理之中”是因为这些篇目本身又极具价值，有代表性，颇适合学生分析研究，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史观的更新和变动。比如本教材所选的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沈从文《丈夫》、萧红《牛车上》、穆旦《赠别》、余华《现实一种》、孟京辉《恋爱的犀牛》等篇目都属于此类。

本书可供非中文专业的大学本科生用作大学语文教材，也可供喜好文学者业余阅读。

本书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中国 20 世纪文学精品课”课题小组编写。由董瑾负责设计总体框架、全面统筹并最终审定，由邓如冰负责分工协调、通读修改并作初审，由宋晓萍负责编写“晚清文学”、“五四文学”部分，由胡少卿负责编写“三十年代文学”部分，由白延庆负责编写“当代文学”部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编审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谨希方家指正，以利本书修订。

董瑶瑾

2015 年 1 月于北京

声摇摇明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编者未能与所选作品的著作权人一一取得联系。请未得到我们联系的著作权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联系电话：~~园园原远源园源~~

目摇摇录

上编（晚清～民国初年）

晚清及民初文学概述	猿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节选）	苑
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节选）	園
“五四”新文学概述	緣
小说	愿
鲁迅：《伤逝》	愿
郁达夫：《沉沦》	園
许地山：《缀网劳蛛》	苑
凌叔华：《绣枕》	園
废名：《桃园》	緣
散文	園
周作人：《喝茶》（附：《生活之艺术》、《再论吃茶》）	園
梁遇春：《“春朝”一刻值千金》（附：《观火》、《吻火》）	園
诗歌	苑
李金发：《弃妇》（附：《故乡》、穆木天《苍白的钟声》）	苑
冯至：《蛇》（附：《十四行诗》之二、十五、二十一）	園
戏剧	苑
丁西林：《压迫》	苑

下编 (1949~1976年)

1949~1976年的文学概述	(1949)
小说	(1949)
茅盾：《子夜》(节选)	(1949)
巴金：《寒夜》(节选)	(1949)
老舍：《骆驼祥子》(节选)	(1949)
沈从文：《丈夫》	(1949)
萧红：《牛车上》	(1949)
张恨水：《啼笑因缘》(节选)	(1949)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1949)
诗歌	(1949)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外两首)	(1949)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外两首)	(1949)
艾青：《我爱这土地》(外两首)	(1949)
穆旦：《赞美》(外两首)	(1949)
散文	(1949)
何其芳：《独语》	(1949)
林语堂：《孤崖一枝花》(外一篇)	(1949)
钱钟书：《窗》	(1949)
张爱玲：《更衣记》	(1949)
戏剧	(1949)
曹禺《北京人》(节选)	(1949)

上摇编

晚清及民初文学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及民初时期。传统的解释，新文学的“起源”往往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但问题是，晚清（王德威的界定，太平天国前后到宣统逊位的六十年）特别是 1840 年至 1911 年的 71 年，一些“现代”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

新媒体的发展

晚清文学——特别是小说——是现代报刊的副产品。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知识分子精英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转而投身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 1898 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自上而下的改革幻想再次破灭。由此，部分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致力于“舆论”的制造和传播，借此达到更深层面的观念的变革——他们发现报刊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在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积极倡导下，非官方的报纸迅速增多。这些报纸除了发表新闻外，也有专门的“副刊”刊登娱乐性的诗歌和文章。随着对这种副刊的需求的日益增长，不久就扩充为独立的杂志。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报刊诞生了。这些出版物发表诗歌、散文、译文和连载的小说，声称要提高民众的社会政治觉悟，同时也娱乐大众。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四大小说杂志分别是《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

在文学革命之前，城市文学报刊已经为新文学的创作者们培养了市场和读者，同时也诞生了一种新的职业——作家。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在当时的理解中，“小说”包括了散文和诗歌之外的各种文学形式——长篇小说、弹词、故事甚至戏剧。但其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连载的长篇小说；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体裁，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积极开拓，被注入了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的意义。

“新小说”理论

这个阶段有三篇重要的宣言提出了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严复同时又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因此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 1902 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功能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更加蔑视，指责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红楼梦》或《水浒传》，“诲淫诲盗”，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认为欧美、日本等“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

1902 年梁启超又在《新小说》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以外国为例，极力主张革新小说是革新一国民众的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梁启超在这篇论文中还集中指出了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显然，这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是关于读者的——这就显示出了梁启超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改造整个中华民族。

在严复和梁启超那里，重视和推崇小说，是要为其他目的服务：唤醒中国民众。尽管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衰朽状况。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变得僵化（比如八股文），“低级的”通俗文学（比如小说）就显得更有活力。

晚清至民初的小说创作

晚清至民初这一时期，小说一跃成为文类的大宗和文学的主流，这本身就见证了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而此际小说的丰富性和实验性，比之“五四”阶段也毫不逊色。王德威把晚清小说大致分成四大文类，即狎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和科幻小说，认为这四个文类预告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20 世纪中叶以来的狎邪小说，糅合了古典情色小说感伤和艳情两大传统，“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上，影响深远”，也对郁达夫等人的颓废美学产生影响，代表作《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孽海花》等，特别是《海上花列传》，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关注日深。侠义公案小说则“重塑传统对法律正义和诗学正义的论述”，《老残游记》是其中典范。

之作。谴责小说又称社会小说，一向被视为是对《儒林外史》的模仿，但相比之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在讽刺时事、笑谑人情时，辛辣之余不乏油滑轻浮，以致被指斥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鲁迅），但其间传达出更浓重的危机感和近乎绝望的情绪。晚清政治科幻小说始自梁启超未完成的《新中国未来记》，之后有《月球殖民地小说》、《乌托邦游记》、《新石头记》等，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借着翻译作品所得的灵感，展开虚构的科学论述；同时也把对现实困境的不满和解决之道投诸另一个世界。

“鸳鸯蝴蝶派”小说

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两种通俗文学——庸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拥有数量惊人的读者和销售量。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除了逃避现实这个需要外，其兴盛也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的发展相联系：当晚清维新运动关注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问题时，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自由；而之后的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造成的政治混乱相关。

“鸳鸯蝴蝶派”的说法一般认为出自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书中将情侣比作成对的蝴蝶和鸳鸯，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鸳鸯蝴蝶派以写才子佳人题材的言情小说为特色，因其大量刊登在《礼拜六》上，又称为“礼拜六派”。《礼拜六》是 1909 年创办的一种娱乐周刊，强调文学的消闲性、娱乐性和趣味性。早期代表作还包括《孽冤镜》、《霞玉怨》、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最有影响的作家包括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等。

在文学形式上，鸳鸯蝴蝶派文学十分注意吸收古今中外小说创作的长处，追求新奇，力求多变。一方面继承民族文学的传统形式和表现手法，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另一方面，还注意小说形式的探索，吸收外国小说的表现技巧。他们创制了“报纸连载小说”、“集锦小说”、“悬赏小说”、“别裁小说”等形式，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读者参与意识。同时，还吸收了西洋小说创作的手法，采取不同的叙述方法，力求符合现代潮流。此外，鸳鸯蝴蝶派在白话文的推广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提倡白话文早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他们宣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开始用白话文创作小说，开现代白话小说之先河。

鸳鸯蝴蝶派文学对于纠正文学的工具论和功利主义观念具有积极意义。鸳鸯蝴蝶派是第一个市民文学流派，它在文学市场中形成和发展，使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后蒙主义的政治小说，过于专注小说的认识和教育作用，往往忽

重视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鸳鸯蝴蝶派文学则提出以小说的消遣娱乐去“警世醒民”。重视小说的娱乐功能、寓教于乐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特征，这是对小说原始功能的回归。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它的娱乐功能却先天不足，鸳鸯蝴蝶派小说重视小说的娱乐功能正好弥补了现代小说重社会功利、轻娱乐功能的不足。

而且，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的接受主体——读者置于重要位置，注重“读者意识”。他们在文学市场中，遵循市场法则，摆脱了代圣贤立言传道的传统，以读者为“衣食父母”，促进了通俗小说由古代向现代的转换。

应该承认，鸳鸯蝴蝶派文学对其后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很多新文学作家，都曾在他们青少年时期，阅读过鸳鸯蝴蝶派小说，或在鸳鸯蝴蝶派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并受到这派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林译小说”与早期翻译文学

清末开始陆续翻译外国小说，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小说中、西两个传统并存的局面：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继续发展，章回小说从口头演说的评书评话体向书面阅读的接受形式转变，笔记体向短篇的嬗变初露端倪；另一方面，翻译进来的西方小说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技法。其中，林纾翻译的小说无论数量、成就和影响都无人可以企及。

1898年夏，林纾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与王寿昌合作，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刊行，立刻以哀怨凄绝的爱情故事和委婉而有情致的译笔，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被称作是“外国的红楼梦”。林纾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专门从事外国小说翻译，共译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约180多万字。“林译小说”涉及英、法、美、德、俄、希腊、挪威、瑞士、日本、比利时、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包括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塞万提斯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堪称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

其代表作品除《巴黎茶花女遗事》外，尚有《黑奴吁天录》（今译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作《艾凡赫》）、《块肉余生述》（今译作《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迦茵小传》等。

尽管林纾不懂外语，全靠合作者选择作品并口述大意，使他无法对原著进行严格的挑选，译过不少三、四流的作品；翻译中又常常出现增删、错漏和改译现象，如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译成了小说等等。但林纾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又长于叙事抒情，善于发挥再创造能力，故所译小说文笔生动畅达，引人入胜，又深得原作的旨趣神韵，而言情写景，能做到曲尽其妙。这些使得他成为我国第一个以古文笔法翻译西方小说的人，大大提高了文艺翻译的地位，向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海上花列传（节选）

韩邦庆

第九回摇沈小红拳翻张蕙贞摇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按：罗子富和黄翠凤两把马车驰至大马路斜角转弯，道遇一把轿车驶过，自东而西，恰好与子富坐的车并驾齐驱。子富望那玻璃窗内，原来是王莲生带着张蕙贞同车并坐。大家见了，只点头微笑。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这马见有前车引领，也自跟着纵辔飞跑。趁此下桥之势，滔滔滚滚，直奔静安寺来。一转瞬间，明园在望。当下鱼贯而入，停在穿堂阶下。

罗子富、王莲生下车相见，会齐了张蕙贞、黄翠凤、黄金凤及赵家姆一淘上楼。管家高升知没甚事，自在楼下伺候。王莲生说前轩爽朗，同罗子富各据一桌，相与凭栏远眺，淪茗清谈。王莲生问如何昨夜又去黄翠凤家吃酒，罗子富约略说了几句。罗子富也问如何认识张蕙贞，从何处调头过来，王莲生也说了。罗子富道：“耐胆倒大得野噪！拨来沈小红晓得仔末，也好哉。”王莲生嘿然无语，只雌着嘴笑。黄翠凤解说道：“耐未说得王老爷来阿有点相像嘎！见相好也怕仔末，见仔家主婆那价呢？”子富道：“耐阿看见《梳妆》《跪池》两出戏？”翠凤道：“只怕耐自家跪惯仔了，说得出！”一句倒说得王莲生、张蕙贞都好笑起来。罗子富也笑道：“勿来搭耐说啥闲话哉。”

于是大家或坐或立，随意赏玩。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像叫出江南春意。又遇着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礼拜日，有踏青的，有拾翠的，有修禊的，有寻芳的。车辚辚，马萧萧，接连来了三四十把，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

忽然又来了一个俊俏伶俐后生，穿着挖云镶边马甲，洒绣滚脚套裤，直至前轩站住，一眼注定张蕙贞，看了又孜孜的笑。看得蕙贞不耐烦，别转头去。王莲生见那后生大约是大观园戏班里武小生小柳儿，便不理睬。那小柳儿站一会，也就去了。

黄翠凤捺了金凤，自去爬着栏杆看进来的马车。看不多时，忽招手叫罗子富道：“耐来看哩！”子富往下看时，不是别人，恰是沈小红，随身旧衣裳，头也没有梳便来了，正在穿堂前下车。子富忙向王莲生点首儿，悄说：“沈小红来哉。”莲生忙也来看，问：“来噪陆里？”翠凤道：“楼浪来哉呀。”

莲生回身，想要迎出去。只见沈小红早上楼来，直瞪着两只眼睛，满头都是油汗，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带着娘姨阿珠、大姐阿金大，径往前轩扑来。劈面撞见王莲

生，也不说什么，只伸一个指头照准莲生太阳里狠狠戳了一下。莲生吃这一戳，侧身闪过一傍。小红得空，迈步上前，一手抓住张蕙贞胸脯，一手轮起拳头便打。蕙贞不曾堤防，避又避不开，挡又挡不住，也就抓住小红，一面还手，一面喊道：“耐噪是啥人嘎！阿有啥勿问情由就打起人来哉嘎！”小红一声儿不言语，只是闷打，两个扭结做一处。黄翠凤、金凤见来势泼悍，退入轩后房里去，赵家姆也不好来劝。罗子富但在傍喝教沈小红：“放手，有闲话末好说个啦！”

小红得手，如何肯放，从正中桌上直打到西边阑干尽头，阿珠、阿金大还在暗里助小红打冷拳。楼下吃茶的听见楼上打架，都跑上来看。莲生看不过，只得过去勾了小红臂膊要往后扳，却扳不动，即又横身插在中间，猛可里把小红一推，才推开了。小红吃这一推，倒退了几步，靠住背后板壁，没有吃跌。蕙贞脱身站在当地，手指着小红，且哭且骂。小红要奔上去，被莲生叉住小红两肋，抵紧在板壁上，没口子分说道：“耐要说啥闲话搭我说好哉，勿关俚啥事，耐去打俚做啥？”

小红总没听见，把莲生口咬指掐。莲生忍着痛苦苦央告。不料刺斜里阿珠抢出来，两手格开莲生，嚷道：“耐来帮啥人嘎，阿要面孔！”阿金大把莲生拦腰抱住，也嚷道：“耐倒帮仔别人来打倪先生哉，连搭倪先生也勿认得哉！”两个故意和莲生厮缠住了。小红乘势挣出身子，呼的一阵风赶上蕙贞，又打将起来。莲生被他两个软禁了，无可排解。

蕙贞本不是小红对手，更兼小红拚着命，是结结实实下死手打的，早打得蕙贞桃花水泛，群玉山颓，素面朝天，金莲堕地。蕙贞还是不绝口的哭骂。看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一带前轩，却不动手。

莲生见不是事，狠命一洒，撒了阿珠、阿金大两个，分开看的人，要去楼下喊人来搭救。适遇明园管帐的站在帐房门口探望，莲生是认得的，急说道：“快点叫两个堂倌来拉开仔哩，要打出人命来哉呀！”说了，又挤出前轩来。只见小红竟掀倒蕙贞，仰叉在地；又腾身骑上腰胯，只顾夹七夹八瞎打。阿珠、阿金大一边一个按住蕙贞两手，动弹不得。蕙贞两脚乱蹬，只喊救命。看的人也齐声发喊，说：“打勿得哉！”

莲生一时火起，先把阿金大兜心一脚踢开去。阿金大就在地下打滚喊叫。阿珠忙站起来奔莲生，嚷道：“耐倒好意思打起倪来哉，耐阿算得是人嘎！”一头撞到莲生怀里，连说：“耐打哩，耐打哩！”莲生立不定脚，往后一仰，倒栽葱跌下去，正跌在阿金大的身上。阿珠连身撞去，收札不来，也往前一扑，正伏在莲生的身上。五个人满地乱打，索性打成一团糟，倒引得看的人拍手大笑起来。

幸而三四个堂倌带领外国巡捕上楼，喝一声“不许打！”阿珠、阿金大见了，已自一骨碌爬起。莲生挽了堂倌的手起来。堂倌把小红拉过一边，然后搀扶着蕙贞坐在楼板上。

小红被堂倌拦截，不好施展，方才大放悲声，号啕痛哭，两只脚跺得楼板似擂鼓一般。阿珠、阿金大都跟着海骂。莲生气得怔怔的，半晌说不出话。还是赵家姆去寻过那一只鞋给蕙贞穿上，与堂倌左提右挈，抬身立定，慢慢的送至轩后房里去歇歇。巡捕扬起手中短棒，吓散了看的人，复指指楼梯，叫小红下去。小红不敢倔强，同阿珠、阿金大一路哭着、骂着，上车自回。

莲生顾不得小红，忙去轩后房里看蕙贞。只见管帐的与罗子富、黄翠凤、黄金凤簇拥在那里讲说，张蕙贞直挺挺躺在榻床上，赵家姆替她挽起头发。王莲生忙问如何，赵家姆道：“还好，就肋里伤仔点，勿碍事。”管帐的道：“勿碍事末也险个哉！为啥勿带个娘姨出来？有仔个娘姨来里，就吃亏也好点。”

王莲生听说，又添了一桩心事，踌躇一回，只得央黄翠凤，要借他娘姨赵家（姆）送转去。翠凤道：“王老爷，我说耐要自家送得去好。倒勿是为啥别样，俚吃仔亏转去，俚哋娘姨、大姐、相帮哋陆里一个肯罢嘎？倘忙喊仔十几个人，赶到沈小红搭去打还俚一顿，闹出点穷祸来，原是耐王老爷该晦气。耐自家去末，先搭俚哋说说明白，阿是嘎？”管帐的道：“说得勿差，耐自家送转去好。”

莲生终不愿自己送去，又说不出为什么，只再三求告翠凤。翠凤不得已应了，乃嘱咐赵家姆道：“耐去搭俚哋说，事体末有王老爷来里，教俚哋勸管帐。”又说：“蕙贞阿哥，阿是？耐自家也说一声末哉。”张蕙贞点点头。

管家高升在房门口问：“阿要喊马车？”赵家姆道：“才去喊得来哉晚。”高升立即去喊。赵家姆将银水烟筒交与黄翠凤，便去扶起张蕙贞来。蕙贞看看王莲生，要说又没的说。莲生忙道：“耐气末勸气，原快快活活转去，赛过拨一只邪狗来咬仔一口，也无啥要紧。耐要气出点病来，倒犯勿着。我晚歇转来仔就来，耐放心。”蕙贞也点点头，搭着赵家姆肩膀，一步一步硬撑下梯。

管帐的道：“头面带仔去哩！”王莲生见桌上一大堆零星首饰，知是打坏的，说道：“我搭俚收捉末哉。”堂倌又送上银水烟筒，说：“磕在楼下阶台上，瘪了。”莲生一总拿手巾包起。黄翠凤催道：“倪也转去哉晚。”说着，挈了金凤先行。王莲生乃向管帐的拱手道谢，并说：“所有碰坏家生，照例赔补。堂倌哋另外再谢。”管帐的道：“小意思，说啥赔嘎。”

罗子富也向管帐的作别，与王莲生同下楼来。问高升，知道张蕙贞、赵家姆已同车而去，黄翠凤姊妹还等在车上。王莲生趁了罗子富的车，一径归至四马路尚仁里口歇下。罗子富请王莲生至黄翠凤家。上楼进房，子富亲自点起烟灯来，请莲生吸烟。翠凤方脱换衣裳，见了道：“王老爷半日勿用烟哉晚，阿瘾嘎？”随叫小阿宝：“耐绞仔手巾，搭王老爷来装筒烟。”莲生道：“我自家装末哉。”翠凤道：“倪有发好个来里，阿

好？”随叫小阿宝去喊金凤来拿。金凤也脱换了衣裳，过来见莲生，先笑道：“阿唷！王老爷，要吓煞噪！我吓得来拖牢仔阿姐，说：‘倪转去罢！晚歇打起倪来末，那价惶？’王老爷阿吓嘎？”莲生倒不禁一笑。罗子富、黄翠凤也都笑了。

金凤向烟盘里拣取一个海棠花式牛角盒子，揭开盖，盒内满满盛着烟泡，奉与王莲生。莲生即烧烟泡来吸。吸了几口，听得楼下有赵家姆声音。王莲生又坐起来听。黄翠凤见莲生着急，忙喊：“赵家姆来惶。”赵家姆见了莲生，回说：“送得去哉，一直送到仔楼浪噪。俚噪说：‘有王老爷搭倪做主末，最好哉。教王老爷转来仔就来。’俚噪还谢谢我，教我来谢谢先生，倒要好煞噪。”

莲生听了，才放下了一半心。接着王莲生的管家来安来寻。莲生唤至当面，问有甚事。来安道：“沈小红咪娘姨坎坎来说，沈小红要到公馆里来。”莲生听了，心中又大不自在。黄翠凤向莲生道：“我看沈小红比勿得张蕙贞。耐张蕙贞搭无啥要紧，就明朝去也正好；倒是沈小红搭耐就要去一埭噪，倒还要去吃两声闲话哉惶。”莲生着实沉吟，蹙额无语。翠凤笑道：“王老爷，耐勤见仔沈小红怕惶。有闲话末响响落落搭俚说，耐怕仔俚倒勿好说啥哉。”

莲生俄延了半日，叫来安打轿子来再说。却将那首饰包交代来安收藏。来安接了回去。罗子富道：“沈小红倒看勿出，凶煞噪。”翠凤道：“沈小红末，算啥凶惶！我做仔沈小红，也勿去打俚噪，自家末打得吃力煞，打坏个头面，原要王老爷去搭俚赔。倒害仔王老爷，阿有啥趣势？”子富道：“耐做沈小红末那价呢？”翠凤笑道：“我啊，我倒勿高兴搭耐说来哩。要末耐到蒋月琴搭去一埭试试看，阿好？”子富笑道：“就去仔末，怕耐啥嘎！耐勿入调末，我去教蒋月琴来也打耐一顿。”翠凤把眼一瞟，笑道：“噢唷，倒说得体面噪！耐算说拨来啥人听嘎，阿是来里王老爷面浪摆架子？”

王莲生一口烟吸在嘴里，听翠凤说，几乎笑的呛出来。子富不好意思，搭讪说道：“耐噪人一点点无拨啥道理！耐自家也去想想看，耐做个信人末，几花客人做仔去，倒勿许客人再去做一个信人，故末啥道理惶？也亏耐噪有面孔，说得出来！”翠凤笑道：“为啥说勿出嘎？倪是做生意，叫无法哋。耐搭我一年三节生意包仔下来，我就做耐一千仔，蛮好。”子富道：“耐要想敲我一千仔哉！”翠凤道：“做仔耐一千仔，勿敲耐敲啥人嘎？耐倒说得有道理。”

子富被翠凤顶住嘴，没得说了。停了一会，翠凤道：“耐有道理末，耐说惶。啥勿响哉嘎？”子富笑道：“阿有啥说嘎，拨耐钝光哉惶。”翠凤也笑道：“耐自家说得勿好，倒说我钝光。”

谈笑之间，早又上灯以后。小阿宝送上票头一张，呈与罗子富。子富看毕，授与王莲生。莲生慌的接来看，是洪善卿催请子富的，便不在意。再看下面，另行添写有“莲翁若在，同请光临”八个字。莲生攒眉道：“我勿去哉惶。”子富道：“善卿难得吃

台把酒，耐原去应酬歇，就勿叫局也无啥。”黄翠凤道：“王老爷，耐酒倒要去吃噪，耐勿去吃酒，倒拨沈小红噪好笑。我说耐只当无拨啥事体，酒末只管去吃，吃仔酒末就台面浪约好两个朋友，散下来一淘到小红搭去，阿是蛮好？”

莲生一想勿差，就依着翠凤说，忙又吸了两口烟。来安领轿子来了，也呈上一张洪善卿请客票头。子富道：“一淘去哉碗。”莲生点头说好。子富令喊高升。高升回说：“轿子等仔歇哉。”

于是，王莲生、罗子富各自坐轿，并赴公阳里周双珠家。到了楼上，洪善卿迎着，见两位一淘来了，便叫娘姨阿金喊“起手巾”，随请两位进房。房里先到的有葛仲英、陈小云、汤啸庵三位；还有两位面生的，乃是张小村、赵朴斋。大家问姓通名，拱手让坐。外场已绞了手巾上来。汤啸庵忙问王莲生：“叫啥人？”莲生道：“我勿叫哉。”周双珠插嘴道：“耐本阿有啥勿叫局个嘎？”洪善卿道：“就叫仔个清倌人罢。”汤啸庵道：“我来荐一个，包耐出色。”遂把手一指，“耐看¹。”

王莲生回头看时，周双珠肩下坐着一个清倌人，羞怯怯的低下头去，再也不抬起来。罗子富先过去弯着腰一看，道：“我只道是双宝，倒勿是。”周双珠道：“俚叫双玉。”王莲生道：“本堂局蛮好，写末哉。”

洪善卿等汤啸庵写毕局票，即请入席。大姐巧囡立在周双玉身傍，说道：“过去换衣裳哉碗。”双玉乃回身出房。

第十回摇理新妆讨人严训导摇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按：周双玉暂进对过自己房里，巧囡跟过来问双玉道：“出局衣裳，无姆阿曾拨来耐？”双玉摇摇头。巧囡道：“我去搭耐问声看。耐拿鬓脚来刷刷¹。”说了，忙下楼去问老鸨周兰。

双玉自把保险台灯移置梳妆台上，且不去刷鬓脚，就在床沿坐下，悄悄的侧耳而听。

原来周双玉房间底下乃是老鸨周兰自己卧室，那周双宝搬下去铺的房间却在周双珠的房间底下。

当时听得老鸨周兰叫巧囡掌起灯来，开橱后箱，翻腾一会；又咕咕唧唧说了许多闲话，然后出房；却又往双宝房背后去，不知做什么，一些也听不见。双玉方才丢开，起身对镜，照见两边鬓脚稍微松了些，随取抿子轻轻刷了几刷，已自熨贴。只见巧囡怀里抱着衣裳，同周兰上楼来了。

双玉收过抿子，便要取衣裳来穿。周兰道：“慢点¹，耐个头勿好碗，啥毛得来。”乃将手中揣着的豆蔻盒子放下，亲自动手替双玉弄头。捏了又捏，揪了又揪，浓浓的蘸透了一抿子刨花浸的水，顺着螺丝旋刷进去，又刷过周围刘海头。刷的那水从头颈里直